

在科学与人文之间,书写生命的长歌

□ 姚利芬

1993年,《亚当回归》横空出世。45岁的工程师王晋康,以一篇关于“新人类”的小说获得银河奖一等奖,也由此进入中国科幻的历史。

三十三年过去了,中国科幻早已从寂寞的边缘走向世界舞台,而王晋康始终站在这条漫长道路上。从《生命之歌》《水星播种》《豹》《蚁生》,到“活着”三部曲——《逃出母宇宙》《天父地母》《宇宙晶卵》,再到近年的《行歌三叠》,其创作织就了一条完整的思想长链——从人的改造出发,抵达生命的边界;从技术的可能性出发,追问文明的方向;从仰望星空出发,最终回到对人的凝视。

王晋康为中国科幻确立了一种独特的思想姿态:以科学之眼看世界,以文学之心看人。他提出“核心科幻”,强调科学体系、科学精神、科学理性与科幻手法的内在统一。在他那里,科学是推动叙事、生成想象并构成审美经验的深层力量。正如他所说,科学是科幻的“元文化”。他的小说常常从某一科学问题出发,通向“人是什么”的追问。

也正因此,“生命”成为理解王晋康创作最重要的关键词。从《亚当回归》的新智人、《豹》中的基因变异,到《水星播种》对生命起源与文明演化的追问,再到“活着”三部曲对于人类、宇宙乃至广义生命的想象,他始终在

不断移动“生命”的边界。谁有资格被称为人?生命究竟以个体还是群体存在?当技术可以重新设计生命,人类是否也必须重新理解自身?当文明面临宇宙尺度的生存危机,我们究竟凭什么继续“活着”?

王晋康从不把科学与人文看作彼此对峙之两端。科学拓展人的认知边界,技术拓展生命的可能,而每一次可能的打开,也都将人推向新的伦理追问。他关注的是,科技能够把人带向何方,以及人在抵达那里之后,将如何选择、如何自处。科学回答“何以可能”,文学追问“何以为人”,二者之间的张力,构成了王晋康科幻的思想底色。

王晋康的科幻作品具有鲜明的中国气质。他将中国人的生命经验、伦理传统和精神结构自然融入未来世界。无论是《蚁生》中以群体生命映照人的历史处境,《生死平衡》《十字》中对生命共同体的思考,抑或“活着”三部曲中面对宇宙灾变时对生存、牺牲与共生的理解,王晋康始终是站在中国看世界,站在历史看未来。

王晋康在中国科幻史上的位置,很难仅用“重要作家”四个字概括。他是中国科幻从低谷走向复兴的重要见证者和推动者,也是科幻文学不断突破类型边界、进入更广阔文学视野



王晋康 作者供图

的关键作家。2019年,《宇宙晶卵》刊于《人民文学》,成为该刊创刊以来刊发的首部科幻长篇;2022年,《宇宙晶卵》获吴承恩长篇小说奖……诸如此类事件的意义,不只属于王晋康个人,亦折射出中国科幻自身文学地位的变化。

而今,王晋康仍在写作。2025年,《行歌三叠》出版,其中所写的“行无路之路”,恰可以看作他三十余年科幻生涯的精神写照。科幻让他一次次走向人类尚未抵达之处,文学又一次次把他带回人的内心。三十余年行来,他写的是未来,真正照见的,却始终是我们自己。(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、文学博士)

推演可能世界,叩问科学之真

□ 尹传红



因为“出道”较晚,王晋康私下里被大家亲切地称为“老王”。但也正因如此,相对同代其他科幻作家来说,他有一个甚为独特的优势——丰富的生活阅历。对于他的创作轨迹和作品特色,我曾作如是概括:偶然闯进科幻文坛,妙笔绘就奇异景观;理性探究人类未来,深层揭示世界内涵。

“科幻文学的思想者——王晋康科幻创作研讨会”即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。前时参与筹备此会,我翻检资料偶然发现了一份“王晋康答卷”。这是2003年我受一家研究机构之托,向科普科幻作家们发出的问卷。对于“您怎样理解科普科幻,科普科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”这一问题,王晋康通过电子邮件这样回答:“科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,不过应以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为核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硬科幻。科幻的主要目的: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兴趣,传授科学精神,适当介绍一些科学知识,还有文学上的愉悦。”这话朴素,且精准。他早就把科幻的功能说通透了:传递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,远超知识搬运。

具体而言,探讨人类终极命运这样宏大的命题,科幻小说有着先天优势。其科幻构思通

常依附于某个极端背景,再演绎出精彩故事,由此展开哲理思考。王晋康那些值得关注且引发热议的作品,大都可以被归入“哲理科幻”之列。他在《逃出母宇宙》创作后记里谈到,世界存在各种可能性,科幻作品往往略微超前,看到了这些可能性的“超科学”形态——提供在不同环境下探讨当代问题的途径,创造替代性的历史或情境。说到底,科幻是一种探究各种可能形态的“思想实验”。

在王晋康看来,科幻就其主流来说是文学,不是科普,也不是儿童文学;它是通俗文学、类型文学,但以科学作为源文化之一,体量上远超其他类型,且带着浓郁的雅文化特质。科幻当然有别于科学和科普。科幻中的科学构思未必合乎现实科学理论,关键在于是否符合科学的逻辑推理,能否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去描写“超现实”的事物或形态。所谓科幻构思,就是小说中与科学有关的设定,它基于科学基础和科学理性,参与构建整体骨架,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。

这位由工科转行而来的作家,明确提出了广受瞩目的“核心科幻”理念:宏大深邃的科学体系本身就是美学因素,作品浸润在科学精神与科学理性之中,以新颖、逻辑自洽的构思,充分表达科学所具有的震撼力。这里有对科

学大厦和大自然的敬畏,批判与反思也建立在虔诚信仰之上。科幻名篇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作者童恩正1979年谈及科幻与科普区别时曾讲,科学文艺的目的“不是介绍任何具体的科学知识”,而是“宣扬作者的一种思想,一种哲理,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,一种探索真理的精神”,概括起来是“宣传一种科学的人生观”。两种观点的提出相隔数十年,可谓声气相通。

王晋康作品的“科学之根”很实很壮,他也被视为最具人文意识的科幻作家,根植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。他的故事常让读者感觉贴合现实,易于引起共鸣,亦有“科幻现实主义”的味道。有美国学者建议,科幻作家应培养跨界思维,联动电影、动画、游戏等领域,促进产业融合,吸引更多领域的人才投入创作。这点与王晋康所强调的科幻园地生态平衡——保持文学特质,同时以核心科幻为骨架——可以相互参照。

许多人是优秀的科普、科幻作品熏陶和影响下走进科学世界的。好的科学读物能有效引导科学阅读,激发好奇心和释疑解惑的欲望,进而追求科学人生。王晋康的创作正是这方面的范例,值得深入研究。也期待他撰述更多文章,介绍科幻创作理念和经验,激励后学,推动中国科幻事业繁荣发展。